



我和他的鏡子人生

2015-09-24 記者 王鈞鋒 文

我接過家人遞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將其拆開後看到了自己的臉龐映在上面。

「是鏡子，謝謝爸媽！」我開心地收下，將其放在房間的書桌上。

看著自己的鏡影，只覺得這份生日禮物讓我很開心。

但那也是20年前的事情了……

鏡子中的他

我現在還是自己一個人生活著。

13年前父母離異後我便一個人的生活著，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。

大學畢業後也還是一個人，無依無靠的日子一天天度過多少還是感到寂寞。

與父母的聯繫方式也早已消失無蹤，我成了實質上的孤兒。

但看著7歲那年父母送給我的鏡子，我還是對他們的離婚感到不解。

「為什麼他們當時要離婚呢？」我看著鏡子裡的我自言自語的說。

「那是因為他們不相愛了啊。」

「誰？」我站起來環視著只有7坪大的房間，但沒有看見任何人。

「鏡子這裡啦，你是在看哪裡啊？」我看回鏡子，可是鏡子裡只有我的倒影而已。

「別一直盯著我，我會害臊的」

我應該是閉著嘴才對，可是鏡子裡的我嘴巴卻開合著，聲音也清楚地傳達到我的耳朵裡。

「你是誰？」「我嗎？我是你的哥哥。」

「我的哥哥？可是我並沒有哥哥啊？」「那是當然，因為我在你出生前就死了。」

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有些驚悚，我直盯著鏡子裡說話的我。

「就算真是那樣好了，可是你就這樣突然說你是我哥哥我也……」「沒有辦法接受是吧？我想也是。」鏡子中的自己聳了個肩後就繼續開口了。

而他所說的事，正是我在一個人住後所曾經發生過的一些糗事，而這些事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並不會有第二人知道。

「不會吧？你是鬼嗎？」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只覺得恐懼。

「算是吧，不過我也是跟你一起生活了27年了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到今天才跟我說話？」我疑惑的看著鏡子，但反映出來的也是疑惑的臉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或許只是心血來潮吧。」

我尷尬的笑了笑，不過對於這個自稱是我哥哥的人卻很好奇。

「那我要怎麼稱呼你？我的名字你應該知道對吧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你叫白應，不過我沒有名字呢。」

我思考了一下，靈光一閃了一個應該是不錯的名字。

「叫哥哥你夜謎可以嗎？」「咦？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現在是晚上，而且你就像是個謎一般的人。」

「這名字也太中二了，不過算了。」鏡子裡的我笑了笑後就沒在說話了。

直到隔天醒來，我本來還以為那只是夢一場，直到我盥洗完後又聽到了聲音。

「早安」聲音清晰的傳進我的耳裡。

這不是夢啊？我看向了浴室裡的化妝鏡，明明自己已經盥洗完了，可是鏡子裡的鏡影是我正在刷牙而且一臉睡眠惺忪的樣子。

「你等一下早餐要吃甚麼？」鏡子裡的我聲音混雜著牙膏泡沫聽起來有些可笑

「那哥哥你想吃甚麼？」「火腿蛋餅」「那我們就吃那個吧」

從那天之後，我的生活似乎開始熱鬧了起來。

多了一個聲音讓我單獨一人的生活有了可以傾訴與討論的管道

雖然其他人看不到夜謎，但他是真實存在的，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。

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印度的女兒 反思性侵暴力
- 跨界 古典與流行交響
- 刻劃愛情的二十六種面貌

總編輯的話 / 楊淑斐



本期為二二三期，共三十三篇稿件，其中以評論類文章及文化現象居多。本期側欄廣告以交大網路電臺gogo&Play為題，帶大家鎖定即將開播的節目內容，令人十分期待。

本期頭頭王 / 胡浣莊



懶惰，卻有深如溪壑的慾望，我不在意開心快樂，我只要想要抵達目標，我是胡浣莊。

本期疾速王 / 羅宛君



逃不過3.14的大臉 躲不過比胸部還大的肥肚 懇求我的眼睛 可以流的不是淚 而是油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平凡的故事 不平凡的音樂
趙廣潔 / 影評



斷尾求生 陣前拔柱驗民心
胡浣莊 / 社會議題



再年輕一次 追尋青春夢想
姚煒哲 / 影評



馬頤 孤島上的音樂詩人
唐嘉蓀 / 樂評



十字架的開端 贖罪的終點
呂安文 / 書評



那天之前，我都是一個人；那天之後，我不是一個人

(照片來源/GATAG)

病名的謬誤

我們兩個人的生活在某一天被穿著白袍的人給打斷。「你可能有精神分裂的傾向」醫生說的話我完全聽不懂。

精神分裂？我並沒有做任何事情啊？我只不過是來做體檢就奇怪的被冠上一個奇怪的病名，醫生開了藥要我回去服用數天後再回來找他。

我回到家看著手裡的藥，只覺得噁心。

「你要吃嗎？」

我把藥袋小心的塞進去垃圾桶裡

「才不要，我又沒有甚麼精神分裂的異常。」我看著鏡子，夜謎正在打哈欠。

「反正你又沒有做出傷天害理的事，也沒有精神錯亂的情況。」

「是啊」我眼睛還是看了一下垃圾桶裡的藥袋，上面寫著抗精神病劑(antipsychotics)。

隔了幾天，公司因為經濟不景氣而裁員，而我則是在那名單上的其中一人。

心情好不太起來的我加上食慾不振只好回去醫院。

這次醫生除了開感冒藥外，又多加了一些精神類藥物，嘴上則一直說我也有輕微憂鬱症等等的情況。我看著那些藥，不知道該如何下手。

「你也只能吃那些藥了，不然醫生一定會煩你的」

雖然有些不情願但目前的我只好接受。但吃下去沒多久後，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。

我後悔了。

不論我如何呼喚，夜謎完全沒有動作也沒有任何回答。我躺在床上流著淚，只希望明天醒來夜謎會回答我。

在一起的願望

不知道過了幾天後，夜謎終於回答我了。

看著鏡子裡憔悴的他，看來跟我一樣受了不少苦。

「對不起，早知道我就不叫你服用那些藥了。」

「不，是我才要說抱歉」我手放在鏡子上撫摸著，像是在對夜謎道歉。

「不過現在我們好像也沒有任何的東西了。」

我轉頭看著房間，地上除了破損的雜物外已經沒有值得留戀的東西。

「而且我好像也到時間了。」我轉回鏡子面前，看到他微笑的臉龐，周圍有些光點從旁散出。

「這些日子以來我很開心，雖然沒有自己的身體但我很高興能跟弟弟你一起生活。」

「等……等一下啊」來不及接受這個訊息的我抓住書桌上的鏡子，只希望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

「希望弟弟你可以繼續活下去。」

聲音消失了，鏡子裡只剩下我流淚的表情與滴落在上面的淚珠。

我抱緊手中的鏡子，上面因為歲月的侵蝕而產生的裂痕提醒著我們兩個一起生活的時間。

一陣風從落地窗吹進房間，我看著窗外高樓的景色。

「夜謎，是你嗎？」我抱著手中的鏡子，朝窗戶走去。

那天之後

「新聞快報：今晨某大樓外發現一具男性屍體，據了解是一位年約30歲的中年男子。這位死者據說是從13樓的窗戶一躍而下，嚇壞了當時經過的目擊者。該死者的住家凌亂不堪，警方不排除有可能為他殺。詳情情形需等待解剖報告才能進一步釐清。記者……」

電視上反覆播報著某人跳樓死亡的消息，偵辦員警看了也只能搖搖頭。

走進來的警官脫下口罩，對著坐在電視機前的員警說著結果。

「死者血液驗出高劑量的鋰鹽(情緒穩定劑藥物)，似乎是因為副作用導致的神志不清而跳樓。」

「那就以自殺結案吧」員警揮了揮手要警官離開，但警官在員警的桌上放了包東西。

「這是在死者懷中發現的東西，是一面鏡子，卻沒有因為墜樓而損毀。」

「那東西跟屍體一起燒掉就好了」員警瞄了眼包裝袋裡的鏡子後只皺個眉頭。

警官走到停屍間，把袋子裡的鏡子取出並放在其中一個血肉模糊的大體胸前。

「願你安息」白布輕輕地蓋了上去。

那心跳已經停止的臉龐上的嘴角似乎笑了笑。

新世紀清流 美聲歌手恩雅



介紹愛爾蘭歌手恩雅與她歷年來的專輯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